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楊氏易傳卷一至三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李師衡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楊氏易傳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楊氏易傳二十卷宋楊簡撰簡字敬仲慈谿人乾道五年進士官至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是書為明劉日升陳道亨所校刻案朱彛尊經義考載慈湖易解十卷又已易一卷書名卷數皆與此本不合所載自序

一篇與此本卷首題語相同而無其前數行亦為小異明人凡刻古書必以私意竄亂之萬歷以後尤甚此或日升等所妄改歟其書前十九卷皆解經文第二十卷則皆泛論易學之語亦間有與序文相複者今既不睹簡之原本亦莫詳其何故也簡之學出陸九淵故其解易惟以人心為主而象數事物皆在所畧甚至謂繫辭中近取諸身一節為不知

道者所僞作非孔子之言故明楊時喬作傳

易考竟斥為異端而元董真卿論林栗易解

亦引朱子語録稱楊敬仲文字可毀云云豈

非簡之驚談高遠有以致之乎考自漢以來

以老莊說易者始魏王弼以心性說易者始

王宗傳及簡宗傳淳熙中進士簡乾道中進

士皆孝宗時人也顧宗傳人微言輕其書僅

存不為學者所誦習簡則為象山弟子之冠

如朱門之有黄榦又歷官中外政績卓有可
觀在南宋為名臣尤足以籠罩一世故至於
明季其說大行紫溪蘇濬解易遂以冥冥篇
為名而易全入禪矣夫易之為書廣大悉備
聖人之為教精麤本末兼該心性之理未嘗
不蘊易中特簡等專明此義遂流於恍惚虛
無耳昔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不刪鄭康成
所引讖緯之說謂存之正所以廢之蓋其名

既重不存其說人無由知其失也今録簡及

宗傳之易亦猶是義云乾隆四十四年六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楊氏易傳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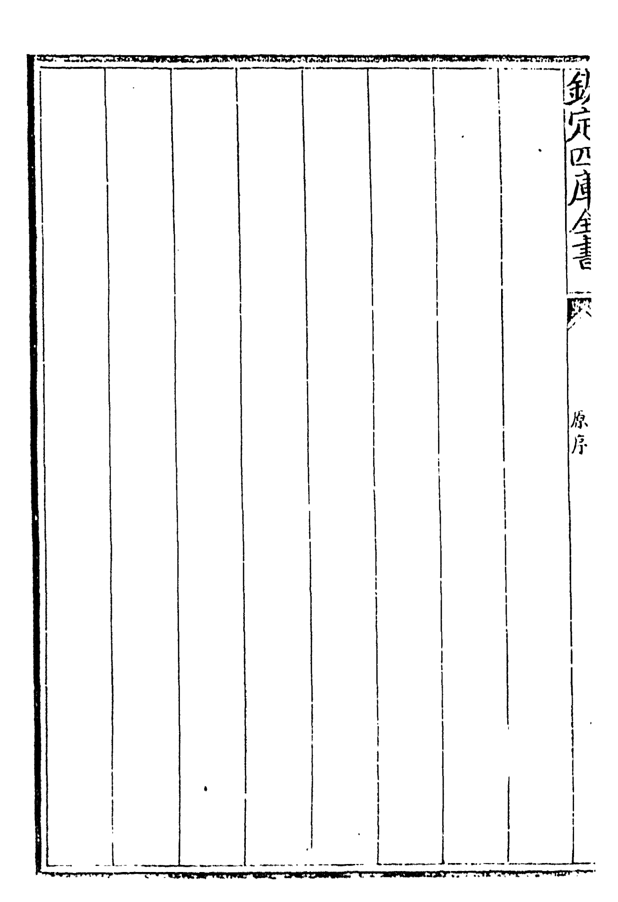
昨秋余入南銓選部陳君以所刻藴長公易傳相示余讀而卒業已謂奇矣頃之封司劉君功司陳君復刻楊敬仲易傳成屬余叙余讀之又一奇也獨斯傳也明所學也余不學其何敢序然學不可以終棄則傳言學者不敢不致意也叙何可已夫易道大矣自周孔而後微言絶而程朱傳行謂可以盡易而易有所不可盡也今觀藴氏傳雖未必盡合易旨然借易以發其自有之奇

其識儁其文雄往往道人所未經道其卒傳宜也楊氏因易之理以發攄其所學精深融貫要在一而能通示人專事内而不外非直探本原者能之乎要之藴即事以明理楊泝源以該流譬之藴如樝梨橘柚雜陳而皆適於口楊則即一樝梨橘柚而凡為樝梨橘柚之類者皆可推而味之也是二氏俱深於易求其有補於學楊視藴為要焉抑楊氏始因象山先生舉扇柄而得其本心遂悟所學乃發為易傳于乾有曰君子自強不息者

即天行之健也非天行之健在彼而君子效之於此也
又曰子思不曰誠者自誠而曰自成是於誠實之外復
起自成之意失其誠矣斯語也亦猶是心也唯是健不
必效而誠不必成或疑允若兹是人皆天也不必復益
以人力也不幾於溺人以虚乎然善語道者必反其本
善察言者必抉其要慈湖先生嘗云少讀易大傳唯愛
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傳
益則以善之不能為過之難改皆始於意意本於我知

我本無體復何遷而何改傳震又曰人唯知恐懼脩省
學者事耳謂易道精微不在是持是見者不惟不知易
亦不知恐懼脩省夫曰不能為曰難改曰恐懼脩省則
何嘗不責人之致力特其所以致者在何思何慮而不失
其寂然者耳蓋用力於其本而不泛用者也譬之操舟
者然順流帆風楫櫂隨之瞬息千里是不操之操操更
力耳庸可以無操之迹遂謂其不操舟也審然若不惟
益易且益學者哉吁此與𥡴傳均易之羽翼也顧湮沒

久矣待三君而始傳信大寶之顯晦有時哉然一時並顯而三君與諸同官之志於易及易道之益明可覘矣獨愧余莫為倡其獨無入山舍玉之懼乎茲叙也并以自勗云蔡國珍序



楊氏易傳卷一

宋 楊簡 撰

今易經乃漢費氏所傳古文而不立於學者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謂上經下經彖大象小象乾文言坤文言上繫下繫説卦序卦雜卦晁氏云老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觧易爻以彖

彖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不然則其徒陳元鄭康成之為歟孔頴達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夏后氏之易曰連山連山者以重艮為首商人之易曰歸藏歸藏者以重坤為首周人之易曰以重乾為首周禮大卜之官曰其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則卦之重也久矣先儒謂文王重之非也孔子之時歸藏之易猶存故曰之宋

而得坤乾焉於戲至哉合三易而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大易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昭昭於天下矣而諸儒言易率以乾為大坤次之震坎艮巽離兌又次之噫嘻末矣易者一也一者易之一也其純一者名之曰乾其純一者名之曰坤其一一雜者名之曰震坎艮巽離兌其實皆易之異名初無本末精粗大小之殊也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子思亦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二八卦者易道之變也而六十四卦者又變

化中之變化也物有大小道無大小德有優劣道無優劣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盡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尚何本末精粗大小之間雖說卦有父母六子之稱其道未嘗不一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小人之所日用者亦一也惟有知不知之分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

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夫道一而已矣三才一萬物一萬事一萬理一唐虞之三事曰正德曰利用曰厚生厚生者養生之事利用者器用於人為利是二者皆有正德焉故大禹謨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和同也卜筮者民之利用聖人繫之辭因明人之道心是謂正德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孔子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

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明三才皆易之道崇廣效法蓋以人心未能皆悟本一之妙姑因情立言曰效法而進至於果與天地相似無間則自信其本一矣此心人所同有故易之道亦人所日用上繫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不知故背吉趨凶大哉易乎天之所以高明者此地之所以博厚者此人之所以位乎兩者之間與夫萬物之所以生生而不窮者又此三才中萬變萬化至於不可勝

紀無非此某之所以聽者此某之所以説講與今在
堂之人所以聽者亦此所以事親者此所以事君者
此所以事長者此所以臨下所以使民所以應酬萬
端皆此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乎此包犧氏深明乎
此既不能言又欲以明示斯世與萬世而無以形容
之乃畫而為一於戲庶幾乎近似之矣是可畫而不
可言可言而不可議但覺其一而不二一而能通夫
孰得而測識又孰得而窮究必三畫而成卦若明乎

所以為天者此也所以為人者此也所以為地者此也是為三也聖人又欲以發明其道繫之以辭曰乾言乎此至健至剛亘萬古而未嘗息也然則坤何以一清濁未分混然而已迨乎重濁嚴凝而後清濁始分而為二然所以為清者此也所以為濁者亦此也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二乾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繼言品物流行各正性命則地之所以發生萬物者盡

在其中矣今為渾天之說者地在天中則合天地一體而已矣但因重濁故言地因卑故言妻言臣有尊有卑有清有濁清陽濁陰君臣夫婦未嘗不兩故坤必一坤者兩畫之乾非乾道之外復有坤道也故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為臣也難者曰乾坤之道果一則彖何以有大哉至哉之分應之曰大哉至哉所以致君臣之辨所以辨上下之分而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是

坤亦未嘗不大于以明乾坤之實未始不一也不然則孔子何以曰予一以貫之中庸何以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二天地與人貌象不同而无二道也五行萬化變態不同而無二道也坤者乾之耦者也震坎艮巽離兊乾之變錯者也無二乾也一言之謂之乾兩言之謂之坤八言之謂

十四卦又謂之三百八十四爻又謂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又謂之無窮皆此物也三畫之卦何以重為

六天有陰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未嘗不兩也皆此道之變化也變化云為清明有常謂之仁其間咸得其宜謂之義其節謂之禮其和謂之樂其知謂之智言乎其健謂之乾言乎其動謂之震言乎其入謂之巽言乎其陷謂之坎言乎其麗謂之離言乎其止謂之艮言乎其說謂之兌言乎其迍邅謂之屯言乎其始生而蒙謂之蒙其變無窮其言一無窮皆此一也言乎此不可以加毫髮焉不可以損毫髮焉謂之中

言乎此不可以人為參焉謂之天言乎其變化不可測度謂之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無咎其始謂之元其通謂之亨其利謂之利其正謂之貞其在乾之爻則謂之九其在坤之爻則謂之六乾何以九坤何以六一二三四五參天數之一三五是為九兩地數之二四是為六也是五行之生數也天地之本數也五行者此一之變化見於水火木金土者也無二道也故所以用九者此道也所以用六

者此道也九為陽為剛六為陰為柔陰陽剛柔雖不同而用則一也能用九而不為九所用故在下則能潛不為陽剛所使不為才智所使而能勿用能用九而不為九所用故在二則能見不過而躍又不固而潛能善乎世而人皆利見之能用九而不為九所用故在三則乾乾能惕故雖危厲而無咎能用九而不為九所用故在四或躍而不敢必於進或之者疑之也淵者退處之所也故無咎能用九而不為九所用

故在五則能飛能使天下利見而致大人之德業惟上九不能用九而為九所用為陽剛所使故以貴高自居而不通下情故動則有悔若大有之上九亦上九也而能用九不為九所用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大有之上九乃取超然乎萬物之上之象所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故吉乾之上九則取剛過之象故亢而有悔龍神物變化不測濡澤博施有聖王之象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而後足以君天下故

乾爻皆取龍象大人即聖人故二五咸言天下之利見其有居二五之位而天下有不利見之者非大人也皆尊仰之之謂見皆蒙其澤之謂利周公係爻辭孔子作象辭而或曰大或曰至一也用九之道雖發見於諸爻諸陽而不見其為首不見其為首者已私不形意慮不作洞然自然不見其首也意慮微作則為私為已好剛好進安得不為首所謂用九凡百九十二爻之九皆同此用也舉一而知百九十一也舉

一而知萬也坤之用六亦同此也乾坤之名不同而用則無二也故曰通乎一萬事畢右釋卦爻雖則云然所筮事情不可勝紀其應萬變不可執一厥後卦爻皆然神應切中占者自知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筮而得乾之卦若君也父也夫也聖人也或進於聖

人之道者孔子作乾彖雖多言天然孔子專意明人之道心使專言天而不及人則何以明道垂教為無益之辭矣當先明孔子斯旨孔子欲使為君為父為夫者或進於聖人之道者觀之曰吾得斯卦果大乎果元乎果萬物之所資始乎果能統天乎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果吾之道乎終始六位乘龍變化物物皆正性命合太和果吾之所有乎天乾即吾之剛健中正者也豈獨天有之吾無之孔子欲無言以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爲比上繫曰與天地相似又曰範圍天地曲成萬物中庸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三才一萬理一自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學者遂謂易大而乾坤小誤矣周易乾坤爲首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易道於是乎出生無窮故曰門非謂易與乾坤異體也名稱不同爾自其統括無外運行無息言之故曰乾自其勢專而博厚承天而發生言之故曰坤推窮其本始故曰元又言其亨通故曰亨又言

其安利故曰利又言其正非邪故曰貞總言變化而無窮故曰易非乾自乾坤自坤元自元亨自亨利自利貞自貞也一體而殊稱也一物而殊名也夫三才混然一而已矣何爲乎必推言其本始也民生蚩蚩安知易道氣雖即道人惟知氣而不知道形雖即道人惟覩形而不覩道事雖即道人惟見事而不見道聖人於是乎不得不推窮其始而有元之名且天行之所以剛健運化而無息者其行其化何從而始乎

始吾不得而知也始吾不得而思也無聲無臭不識不知無思無為我自有之其曰大哉乾元所以指學者明道之路也知始則知終矣知本則知末矣始終一物也本末一致也事理一貫也非事外有理也非理外有事也曰事曰理曰本曰末曰始曰終皆常人自分裂之自立是名君子不得而驟違之亦姑從而為是言也明者自以為本一也不明者自以為實不可一也人自不一易之道本無方無體無限量無所窮

盡謂之曰大哉是宜曰大哉是故萬物之所資之以始者也是固足以統括乎天者也物即乾元而曰物之元以始者以人滯於物導人思其所始於是而忽覺焉則乾在我矣無所不通矣天即乾元統乎天者亦以人執乎天故導人使因天而思其所以統之者於是而忽覺焉則天在我矣雲之所以行者我也雨之所以施者我也而人不自知是亦可言亨也而貫之曰乾元者元即亨之始亨即元之發一體而殊名

曰元曰亨無不可者貫之曰乾元所以明四德之一致也有乾則有事物有終始亦有始終初始也上終也天道之始陽氣潛藏天道之終至於六陽與時偕極人道之始潛而勿用人道之終亢而有悔則昏不亢無悔則明六位於是隨時而成是為六爻乾道天象變化曰龍六爻曰六龍乾元乘氣不為氣所乘能陽物君體能用陽剛所用乘時變化非思非為各正性命物物皆妙感者自離不離為合為保為和為利

為貞使其本不一何以能和使其本不一何以能合物各得其時事各得其宜用得其利氣致其和是謂利是道至正是道非邪是為真道之正者无不利用之利者無不正故利即貞貞即利利貞即元亨夫道一而已矣是道超出乎萬物之表故曰首出庶物是道能致萬國咸安寧故曰萬國咸寧首出庶物似言天萬國咸寧似言人學者觀之疑不可聯言合而言之所以明天人一致使學者不得而兩之知天人之

本一則知乾矣彖既釋卦辭又特發此㫖聖人之致教深也屯之天造草昧宜建侯言人合而一之亦明天人之一致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君子之所以自強不息者即天行之健也非天行之健在彼而君子傚之於此也天人未始不一也孔子發憤忘食學而不厭孔子非取之外也發憤乃孔子自發憤學乃孔子自學忘食不厭即孔子之自強不

息此不可以言語解也不可以思慮得也故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孟子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今夫人之良心愛親敬兄事君事長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仁義禮智迭出互用變化云為此豈學而能慮而知哉子思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亦頗得此旨然猶未得其真何以知其未得其真不曰誠者自誠而曰自成是

猶有成之意是於誠實之外復起自成之意失其誠矣故子思之中庸篇多至誠於誠之上加至一言亦復其意不如孔子曰主忠信忠信即人主本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大道何深何淺何精何粗微起思慮即失其忠信矣即失其本心矣子思蓋習聞孔子之訓而差者也大道簡易人心即道人不自明其心不明其心而外求焉故失之孔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克己復禮為仁能己復固有之禮則仁

矣皆非求之外者孔子又嘗告子思心之精神是謂聖明乎此心未始不善未始不神未始或息則乾道在我矣不曰乾而曰健者所以破人心之定見使人知夫乾者特一時始為之名而初未嘗有定名也故又曰健八卦皆然六十四卦亦然即一可以知百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人之所以不能安於下而多有進用之意者動於意而失其本心也人之本心至神至明與天地為一方

陽氣在下陽氣寂然安於下未嘗動也人能如陽氣之在下寂然無進動之意則與天地為一不失其心矣是之謂得易之道不能安於潛而有欲用之意者必獲咎厲必凶是謂失易之道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九二居下卦之中亦得位矣雖非尊位亦可以見諸施行可以及物然人心於此逐乎物而擾擾者多矣其能發於德者有發有德之施安止而自應如天地

之施生四時之變化斯為德之施斯普是謂龍德是謂得乎易之道

終日乾乾反覆道也

乾乾皆道反覆皆道也君子終日乾乾至於夕而猶然亦皆道也喜怒哀懼皆道心之妙用彼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因物有遷則其恐懼必至於交擲上下反覆必至於擾擾豈能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未可謂之得易之道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人皆欲進惟得道者未嘗有欲進之心人之本心是謂道心道心無體非血氣澄然如太虛隨感而應如四時之變化故當躍斯躍當疑斯疑無必進之心故雖躍而未離於淵故舜之歷試也已爲衆望之所歸已爲帝心之所屬而舜從容於其間鼓琴二女侍若固有之舜心未嘗動毫髮意念也故讓於德弗嗣未嘗有必進之心此非爲讓也如此而往何咎之有故

曰進無咎或躍在淵非道心之已明者不能苟爲不然其心微動人已不服觸物違道凶咎立至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孔子曰古人有天下者必聖蓋天地之閒凡血氣心知之屬羣分類聚各有所欲其勢必至於爭爭而不已必至於相傷其甚者至於相殺相亂其勢必相與爲公以求決於公明之人所是所至各有所主長至於其所主長者又不能無彼此之爭疆理之訟於是

又求決於尤公尤明之人於是乎有國君而諸是君苟未至於聖則亦莫能相尚其久也不能無事其繼世不能皆賢以不能皆賢不能無爭之君而相與比鄰其勢必至於爭不已而相爭相伐於是又相與為公推其有大聖之德者共尊事之為大君立為天子然則非聖人則不足以當此位曰大人造者言此大人之所造為非大人則不足以有為大人者聖人之異名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大道正中無過不及亢龍過之焉可久也月盈則食寒暑則衰天道不能違而況人乎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九陽剛之物也崇高之位陽剛之才皆九也人皆為位勢所移為資才所使是為九所用不能用九者是為天德能用九者中虛無我何思何慮是謂本心是謂天德意動則為首則有我是謂人而非天非易之

道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歐陽子謂此魯穆姜之言遂謂文言皆非聖人之言則過矣穆姜雖大惡而其言之或合乎道則聖人不以人廢言今惟當以正道斷之謂元為善則無害謂

為善之長則害道道一而已矣元亨利貞雖四而實

一聖人患人之昏昏無從啟之姑使究原本始使知

變化云為之所自出則知無所不通之道矣故彖舉

其大體曰乾元非謂元異乎亨與利與貞也今謂元

為善之本則可枝葉皆生乎根本今謂之長則截然

與次少異體即害道矣故當如下言乾元者始而亨

者也此得於聖人之誨乎會通而嘉則善矣與物會

而不善焉何能亨利者義之和合失義則害隨之矣

何以能利貞正也事以正成故曰事之幹孟子曰仁人心也君子覺此心思之所自出則乾元在我矣彼百姓日用而不知爾不必言體仁長人之病生於善長君子先覺我心之所同然君子先覺衆人後覺爾君子所以與物會通若無非此心之誠故誠敬之有節文者世謂之禮故曰合禮自與禮文合非求合也求合者偽而已矣非吾心之禮也君子致利利物而已利物而公无非義貞而不固事未必濟貞固不變

斯足幹事言其不邪謂之正言其和義謂之利言其嘉會謂之亨推其本始謂之元名四而實一此言四德辭旨分裂至於言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則天人一道此一得諸聖人者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君德也有君德而在隱是謂潛龍身在乎潛是

天命在潛則義當潛而不當見也雖大亂不為世所變易而輕動其心以出不使名學之著雖遯世屏處而無悶心雖不見是於世亦無悶心樂則行之時忽變而可行則行可以行道及物樂矣非私樂也憂則違之於時終不可行終不見是不見知則與世相違道不可行世亂可憂非私憂也確乎其不可拔非作意固守也義不可行而止而人以為不可拔也苟作意而守其守必不固不作意而惟意之從則可拔負

不可拔矣夫是之謂易之道夫是之謂潛龍之道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一也在初則言其隱在二則言其正中隨文象所著而言之非謂潛龍無正中之德也二言其記録之差歟考古志記同而微異者見記者之一得一失屢驗之此二居下卦之中於是乎發正中之義正不

邪中不偏乃道之異名天道甚邇不離乎庸常日用之閒庸言而不至於失信庸行而不至於失謹起意皆為邪邪不作是為閑邪誠信也忠信之心即道心人心即道惟日用或有邪思亂之故足以敗其誠心邪閑則誠存矣九二既出而見於世故有善世之功不伐者私意不作故也有功而伐皆因意念之動動斯思邪矣斯伐矣德博斯化不博不化德性未始不博何思何慮何際何畔意動則窒則蔽則不博矣意

動則伐矣人將不服何以能化德博而化君德斯著於是申言之非謂潛龍无君德也庸行不必作去聲凡平常微有行動即謂之庸行如此則無斯須放逸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

无咎矣

九三居下卦之上進之象焉故發進德之義已有德矣自此而往當何如忠信而已不可復有所加也忠信者本心之常即道心也孔子曰主忠信明乎忠信即主本苟於忠信誠實之中而微動其意焉則為支為離為陷為溺為昏為亂誠能不失本心之忠信如文王之不識不知無非帝則如孔子之無知也而萬善自備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自然有惻隱之心其

見非義自然有羞惡之心其事尊上與賓客自然有恭敬之心其不敢侮鰥寡不敢失於臣妾亦自然有敬心其餘應酬萬物自然知某為是為非是是非非是為智恭敬是為禮羞惡是為義惻隱是為仁與夫動靜云為變化萬端無非萬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進德如此皆忠信而已矣何者忠信者道心也道心無所不通無所不有德之見於應物行事者謂之業應酬交錯無情萬變相刃相靡君子居其間順物狥

情造次發語往往隨世隨流不無文飾私曲不無失信世俗習以為常以為不得不如此不如此將取禍若此情偽古今同情不知其慚盡忠信君子於是有脩辭使不至於忤物又不至於失信於交錯應酬擾擾萬變之中而忠信純一無間無雜則無非德業不至於隳敗矣故曰居業居有安居不動之義若出入情偽豈不岌岌不保其不敗也進德脩業此萬世之通患不可不講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

又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小雅曰盜言孔甘
九三下卦之極上下之際乾德居之卦三猶臣體四
則有君體矣方其在三知其可至而至之名曰知幾
知其可終而終之名曰存義一也惟義所在君子無
適莫也至則堯舜禹終則伊周舜視天下如敝屣
顔子簞食瓢飲而樂以崇高富貴徼動其心者君子
耻之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其乾乾乃
其未始有荒怠其惕乃其因時之危而惕皆應酬變

化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此則雖處危疑之地何咎厲之有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以為上則非君以為下則非臣故曰上下無常此非常之位也然而未嘗有邪心恒久也進退不久此非久處之地其進其退亦無離羣之心無思無為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苟有離羣而進之心是動於思為為邪為咎君子進德脩業應時而動當進而不進是為失時亦為失道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斯為乾道斯為易道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三才雖同體而其同類者相應無違日月星辰此天

之類故常親附乎天山川草木此地之類故常親附於地人居天地之間凡血氣生之屬皆其同類者所患聖人不作耳聖人作則萬物感應作而物不應者非聖人故也故君子不可求諸外當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矣衰世之君往往率求諸人多方設術以治之而人愈不服孔子深察斯情故諄諄設喻重復言之所以明聖人作則物無不應人君必求諸已不可求諸外也不可罪民之頑而不可化也不可

嘆當世之乏才共理也有聖賢之臣何世不生才惟

聖知聖惟賢知聖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亢龍君德之失也惟聖罔念作狂聖狂之分一念之間耳唐虞之際君臣相與警戒規正何嘗敢有自足自聖之意恃其聰明睿知而自以為足不復詢謀於衆忽略愚賤則動必有悔孔子推言至於無位無民

無輔欲其無怨也末章雖言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猶以聖人為言則知此爻所以明聖賢之過所以止言有悔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見龍在田隨在而有所安舍也時在下之位故也飛龍在天在上而治天下也曰下曰時舍曰

行事曰自試曰上治静觀辭氣無非隨時泛應虚中無我五爻之辭不同而一旨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亦無非道者此易道之災者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非乾元則豈能用九而不為九所用能用九則無思無為如日月之照臨如水鑑之燭物隨時而應各當其所在初而潛在二而見在三而惕在四而躍在五而治在上而不亢故曰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

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前皆言人事此多言天道陽氣之潛藏即人之潛隱勿用也天下文明萬物化生即君德之見也或者拘於配十二月之說或以九二為丑月或以九二為寅月丑月則斷無文明之狀寅則稍有文明之漸矣善讀易者正不必如此拘執配之於月乾道無所不統無所不通惟以天下文明明見龍之類爾與時偕行

此言天人之合時者天也九三之乾乾行事亦隨其時而已矣亦不必配月配月則牽彊拘執乾道乃革四升君體變之大者然不以此為人事而非天道故曰乾道乃革謂乾道之變革也知天人之無二則可以與言易矣凡天道之有變即九四之或躍裂德與位而為二則位非天位德非天德一以貫之曰位乎天德斯為大易之道斯為飛龍在天此非訓詁之所能解也非智思之所能道也三才一體萬物一體悟

曾子之皜皜則漸窺之矣悟孔子風雨霜露之無非
教則知之矣與時偕極則雖處乎上之位而不亢矣
一以貫之則人即時時即人隨時立言欲使讀者稍
可曉則曰與時偕極與時偕行果能造此則自一矣
凡此皆所以明乾元用九之道潛見飛躍皆有其則
不可亂也故曰乃見天則非人為故曰天則茍曰人
之所為者必非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

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至哉聖言非聖人豈能道此元亨利貞前既裂而四之矣今又合而一之與夫彖言乾元以統亨利貞之旨同也夫天地間安得有二道哉茍分元亨利貞以為是四者而非一則亦安能知元亨利貞哉元曰亨曰利曰貞如言金曰黃曰剛曰從革曰扣之有聲也

豈有二金哉又如言玉曰白曰瑩曰潤曰扣之有聲也豈有二玉哉人能反求諸己黙省神心之無體無方無所不通則曰元曰亨曰利曰貞曰一曰四皆所以發揮此心之妙用不知其為四也歐陽子方疑其前後異同非出於一人之言正吾之所嘆息以為縱横皆妙者也性情者乾元之性情也元亨利貞皆性情也故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變元而曰始又適之於利則貞可知矣是道也何所不利儻曰利於此

不利於彼利於一不利於十百千萬則何以謂之乾何以謂之易乾者易之異名元亨利貞亦易之異名故又云元始與獨曰乾元不可若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七德者非果有七體亦猶言玉之白瑩潤言金之黄剛革乾無體無則不可得而屈故曰剛有體則有息無體則無息無息故曰健今夫行之所以健而無息惟見日星之運行爾初無天體之可執設有氣象亦無其形設有其形不睹其機天行若

可睹其所以運不可睹此不睹者何所偏倚故曰中人惟動於意欲故有不正此不可睹者無思無為故無不正故曰正人惟動於意欲故不純不粹不精此不可睹者無思無為安得而不純不粹不精六爻皆所以發揮潛見飛躍之正情也至於上之亢則情之邪者若夫正則與時皆極不為亢矣使亢者能內省亢情之無體則乾元在我何亢之有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龍與天若可睹乘而御之者何形之可睹雲行

雨施天下平也此孰非乾道之變化也此孰非聖人之所發育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中庸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此非空言也實說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潛有二義有已德已盛時未可行而潛者有德未成未可以推而及人而潛者此言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德性雖內明而未能見之於行者有之日至月

至皆有德者日至則寂然不動能行之一日一日之外不能無違月至則寂然不動行之一月一月之外不能無違不能無違則猶未足以盡精一之至則發諸容體見諸行事不無闕失未能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凡此皆德隱而未著行而未成是以君子不敢遽用於世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不可以不博不博則偏則孤伯夷惟不博學故後
雖至於聖而偏於清柳下惠惟不博學故後雖至於
聖而偏於和學以聚之無所不學也大畜曰君子以
多識前言往行語曰君子博學於文學必有疑疑必
問欲辯明其實也辯而果得其實則何患不寛何患
不仁然聖人垂訓所以啟後人後人問辨未得其實
而自以為實者多矣故諄復而誨之誨之以寛則凡
梏於己私執於小道者厥其有警孟子曰養而無害

則塞乎天地之間此猶未足以盡寛之至大傳曰範圍天地之化庻乎其寛矣然此猶可以言而及可以言而及者猶有涯畔未足以盡寛之至孔子曰言不盡意孔子諄諄告門弟子曰毋意又自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非訓詁之所能解非心思之所及然則寛即仁仁即寛而聖人復言仁者人之學道固有造廣大之境未盡其妙而輙止溺於静虚無發用之仁故子曰仁以行之如四時之錯行如雷電風雨之震動

變化而後可以言仁未至於此則猶未可以言仁也

九二正言君德故於此復詳言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在他卦重剛而不中必有凶而此則雖危疑而無咎者乾乃聖人之德重剛則剛健之至德他人之重剛則為剛過此之不中乃謂所居之位不中他人之不

中為德之不中隨卦象而見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皆非龍之正位故危之九四則升之上體故又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惟其疑故無咎如不復疑而必於進則天下事固有不可必者方舜既歷試猶讓於德舜心如天地如太虛誠無意無必故天下咸服而無咎九三因其時而知之聖人於此亦未嘗曰吾如是而動也如四時之錯行如雷電之震動如水鑑之照物故曰因時而惕非心思之所及非訓

詁之所解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九二在下之大人九五在上之大人大人者聖人之異名天下咸利見之何獨此二爻乾者聖人之象餘爻亦以乾欲明他義故不及之世皆睹大人之形不睹大人之神世皆知大人之思為不知大人之思為

之神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曰心曰精神雖有其名初無其體故曰神無方易無體非神自神易自易心自心也是三名皆有名而無體莫究厥始莫執厥中莫窮厥終天吾之高地吾之厚日月吾之明四時吾之序鬼神吾之吉凶其謂之合也固宜其謂之弗違也又何疑故大傳亦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

知喪其惟聖王肅本作愚然以此句屬下文則亦通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文象曰盈不可久其過尚小此所言其過大矣日月至明雲氣翳之即失其明惟聖罔念即可作狂故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傲西旅獻獒大保作書以戒武王深知聖狂不過一念之間禹曰安汝止深明微不安不止則動而逐物物蔽之而昏遂至於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故古之聖人恐懼

兢業常以克艱相規不敢怠荒也其有雖曉達事情亦或知進退存亡而不本於道心則不保其不流而入於邪惟聖明白四達道心不動故常不失正故兩言其惟聖人乎以發明之右所釋卦爻之義亦詳矣而子曰書不盡言筮者事情無窮卦爻所應亦隨事而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不可執

楊氏易傳卷一

楊氏易傳卷二

宋 楊簡 撰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

貞之吉應地无疆

乾坤之道一也分陰陽而言之則乾為天為君為父為夫坤為地為臣為母為妻傳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為臣也天地一氣乾坤一道推本而言謂之元即乾元也而有至哉大哉之異稱者姑以此著君臣夫婦之辨其實一也坤畫即乾畫之兩者耳未見其為異也所謂乾之一畫亦非乾果有此象彖也者象也姑以象夫易道混

淪一貫之妙而已所謂乾者如此所謂坤者亦如此至哉者極至之稱乾亦可以言至坤亦可以言大彖曰含弘光大六二直方大用六永貞以大終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二萬物自何而生雖曰因地而生未芽未甲物安在哉是謂元物生於地旣於地矣地形在下其勢承天乃順承天乃者有所因之辭乾坤雖一天體至大無所不統故乾彖曰乃統天地在天中勢卑而承天因其卑而承天故彖曰乃順承

天於以明乾坤之道一因形發用是謂並行而不相悖坤厚載物地厚載物也惟坤以道言地以形言其實一也道即形形即道無疆之形即無疆之德惟坤以德言地以形言人言有二易道則一故曰德合無疆地廣無疆萬物化生妙不可言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孔子以此教學者故其言精易之彖辭孔子以教筮者故其言顯因人心以為二故合之教亦多術矣易本占筮之書古

神聖之設教知空言難以告人因民生之所利用因致其教因以發神明之德因以通萬物之情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是謂六府三事所謂利用即范金合土剡木刳木之類所謂厚生即水火穀足以養生之類凡皆生民之所日用聖人因其日用而致正德之教使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之類皆因厚生而教以正德纔有常制不苟不侈之類皆因利用而教以正德至於易簋而教以正德

五帝三王所以教化之速者因民生日用教之也周衰此教隳矣而況於秦漢而下乎坤元無所不含藏豈不甚弘萬化廣生光言其如日月之光允光雖及物而無所思爲此言坤德以明人心一貫之妙易多言光曰輝光曰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曰光亨曰光明皆所以明道品物咸亨無非妙者林林皆妙職職皆元牝馬地類行地無疆牝則乖矣雖強必疆臣道妻道順正而行柔順而貞其利無疆柔而不貞爲回

爲邪爲諛爲懦君子不行君先臣後夫先妻後當後而先爲迷迷爲失道君爲臣之主夫爲妻之主後而得主利莫大焉君臣之分夫婦之序是爲天秩是爲天常坤後爲順是爲得常得常則利失常則害是常非粗是常即道萬世攸行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巽離坤兊皆隂卦也是爲隂類東北之卦乾坎艮震皆陽類也故曰喪朋女舍其隂類而從夫之陽臣舍其私朋而從君之陽雖失其朋乃終有慶安正則吉失正

則凶無非道者正則為利為吉邪則為凶得此道則安則正正而不安於道猶失禹曰安汝止人之本心是謂道心本正正無實體以不動名動斯不安必至失正妻不安正必凶臣不安正必凶地之所以博厚無疆者以其安正也寂然不動非安乎不動而順非正乎惟其安正是以無疆即其無疆知其安正大抵道之正者自然廣大自然無疆故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人之安貞即地之安貞地之無疆即人之無疆

三才之名之形不同三才之道之實同人之自視其安正未能與地爲一者猶未可以言安正也自視未能與地之無疆相應爲一者亦未可以言安正也安貞之吉似言人應地無疆似言地而聖人合而言之正以明三才之一致亦猶乾彖言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樓尚書曰牝馬最貞既從牝矣他牝欲犯之輒踶齧不可近盖得之牧者云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勢在下其勢卑順故曰地勢坤君子以德博厚無

疆無所不載爲物所動者不足以言載物不足以言厚德君子之載物非作意勉強以順承之也非作意勉強爲是不動也君子中虛心實無疆無疆則何所不容何所不載彼爲物所動者妄立巳私妄守塊然之意是塊然者與物爲伍既巳與物爲伍矣則安得不動無以順適吾意則動有以拂亂吾意則動恐懾疑惑膠擾阻鬱千態萬狀且將爲物所載矣尚安得而載物乎君子之厚德即坤之厚德有毫髮之異者終

不足以言厚德

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或曰衍此堅氷字陰始凝也

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爲善陰爲惡惡之始萌戒不可長消消不塞將成江河纖纖不伐將尋斧柯禹曰安汝止安止則不動則不萌矣臯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微也念慮之始也或者謂萬幾萬物後世多事尚不至於一二日而有萬事而况於唐虞

之際乎念慮則有之矣兢兢業業是爲篤敬幾有善惡敬則幾善不敬則幾惡智者於履霜而知堅氷之將至故兢業愚者則曰未必至此故卒罹其禍君子以此治已以此治人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直者直而已不曲而已不必求之遠也方者如物之方不可轉移而已不必求之遠也曰直曰方皆所以

形容道心之言非有二理也此道甚大故曰直方大此道乃人心之所自有不假脩習而得人之本心惟有虛名初無實體自神自明自中自正自直自方自廣自大變化云爲隨處皆妙象辭以動爲言者惟動乃驗其實彼學者獨居淨處爲得靜止之味者未足以驗得道之實也於應酬交錯而自得其妙焉斯足以驗其實於應酬萬變而未嘗不直不方者斯爲得坤之道矣然則此豈脩習之所能到雖然道則然矣

不至於得至動之妙固不足以言得道矣而有學焉道雖已明動雖已妙雖已著不習之實而猶有故習未克頓釋故孔子十五志學至三十方立至四十不惑五十方知天命六十方耳順尚須學習習者習此不習之道也習未精純雖善未備精而忘習斯無不利至於此則地道在我矣神用發光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無思無為變化皆妙地道之光如此人道之光如此六二正居下卦之中於是發明坤道

之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爲陽陽有章之象六爲陰陰有含藏之象爻著此象聖人於是發此義臣之盡言於君含章疑其非道然臣不可以自用用之者君爾用臣之言取臣之章皆自其君匪由乎臣是故臣道當盡其終不當專其事君不可輔則當去可輔則當順事雖有忠臣懐不

能自已之心至於專成犯禮非易之道也道心中虛無體無我無適無莫惟義之從不能含章而喜於出巳之長者巳私實作之也道心不如是也或者往往疑含章非正故聖人教之曰可貞貞正也可者通上下之辭含章而盡道即正矣其有未盡者故以可為言此立言之法也含章亦非專於含藏時可發則發未可發則含藏無意無必無我或之為言無必之辭也無成無終亦不可也無成有終臣之道也天始地

終君始臣終道之常也彼已私之不能忘好自以為功自以為能往往以或從無成為懾懾畢小故聖人正之曰此乃所以為智光大也聖人所以明易之道也聖人每言光曰堯光宅天下曰文王耿光周公光於上下易曰光大曰光明曰輝光曰君子之光皆所以明乎道心不作乎意無思無為而萬理自照也苟失乎此動乎意必昏必差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含章已為人情之所難矣而況於括囊乎括囊則謹括而不發其中未能無己私者往往多不括雖知所括往往不謹己私中潛時一突發易道不如此道心清明無體無我發則發括則括何適何莫時不可發而必欲其取咎也必括則不發不發則無譽此事理之常彼未能無私意者往往恥於名譽之不聞此意一動又不能括故聖人又教之曰無譽言乎自無譽也聖人諄諄凡以消人之私意使之從道使之免禍

爾人之私意殊難克故教之曰慎不害也上無陽明之君以六居四陰而又陰又無應括囊之象著矣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中央之土色故取以明中衣上裳下故取裳以明下五上卦之中有中象六陰體坤體有下象中者道之異名無偏無倚非道而何堯舜禹之相傳惟曰執中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禹伊周之所以為臣也伊尹周公知終而終守臣位道

在臣位也君上臣下下者臣位也臣體也能黄則能裳矣能中則能下矣既得中道心安臣位然必曰黄曰裳者合此二字以明道爲詳也其吉大矣大不足以盡之爲其得道焉故曰元吉五在他卦有君象在六四則視五爲非陽明之君而此六五自發大臣之義易之爲書也屢遷取象非一不可執固象曰文在中也者於以明君子之黄裳非作於外者由中而發動静云爲自得中道自安臣體皆中心之所爲無毫

髮疆勉飾外之意言文在中而不在外文者自然而生文非可以作而就也巧言令色足恭作也非文也曾子與子貢俱入廏修容子貢先入閽者曰已告矣及曾子入卿大夫皆避位公降一等而揖之曾子之文自中而子貢之文自外也雖極其恭敬之意而亦外而非中也此非訓詁之所能解也非思爲之所能及也聖人能啓其端爾其昏其明在學者也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蓋謂陰而至於上六極其勢蓋舉天下純終爲陰幾於不復有陽矣然陽雖甚微名分則貴人心所不可磨滅者猶在也爲陰者致疑於陽慮其有變故戰當是時人知有上六而已復知有陽哉聖人嫌惡其無陽也故特稱龍以著其猶有龍在以明其猶有君在人心終不忘其君不可侮也血陰物也又稱

血以明上六猶未離於臣類天色玄地色黃曰天曰玄亦嫌於無陽故稱天稱玄明其猶有陽也曰野曰地曰黃亦以明未離其類故稱野曰血兼著陽陰之俱傷不獨陽傷也凡此數義已明已著故文言不復贅釋聖人爲此皆所以折天下無君之心所以明天下之大道君君臣臣道之正也龍戰之禍道之窮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坤之用六即乾之用九是道也在乾則用九在坤則

用六一也居九而為九所用不能用九故至於亢居六而為六所用不能用六故至於戰然則易之道豈可一日不明於天下哉道心無體何物驗之為臣之失道者必至於失正貞正也知為正者有矣未必能永於貞也不永於正亦失道也能貞能永是為得道道心無體清明永貞微生巳私即失之矣得道則利失道則害是道也大矣坤雖位利貞之道以大終也止以乾道為天不知坤道之即乾者不足以與此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静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之為言乃道之至順之名非乾自有乾之道坤自有坤之道非六十四卦各自有其道也一道而殊名故六十四卦卦卦卦皆妙卦卦皆易惟其該易之道故有柔有剛不偏於一隅至静而無所為而其德方而不可轉易也有時乎動動而莫禦其剛可驗厚重疑止不可轉移其方可驗曉愚喻皆始止此証亦猶謙

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智者通達乾坤一道雖於坤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亦無不可何必指事爲驗乾坤之道爲臣爲妻不得此至柔動剛至靜德方之道則爲臣不盡忠爲妻不盡正道心無體無體可執非至柔乎立巳私焉則不柔矣有體之柔柔則不剛無體之剛剛不可屈義不可奪非動剛乎有體之靜未爲至靜暫靜復動無體之靜斯爲至靜真不動矣有體之方亦可揺動無體之方不可

搖也眞爲方矣道心無體隨體而著後得主而有常

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如四時之

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未生乃含藏於坤道之中

萬物旣生非離於坤也萬物乃坤之化物者坤之物

萬者坤之萬也坤之順即乾之健坤之承天即乾之

統天坤之生物於春長物於夏成物於秋藏物於冬

時行也即乾之生物之長物之成物之藏物之時行

也名殊形殊陰陽之氣殊而實一也惟其實一故陽

氣發於地而雪霜降於天故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二故其生物不測又曰道並行而不相悖譬猶人之目視耳聽手執足行心思而一人也苟惟不知一不惟不知乾亦不知坤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人性至善無不善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其見賓客孰不舉手致敬人性之善於此著驗然而亦有所謂天惡者何也其端甚微始於一念之作爾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臯陶曰一日二日萬幾幾者動之微心動之始也心實無體常安常止安止而動其幾必康不安止而動其幾不詳不安止之動如水撓濁不復清明爲昏爲擾順流而下遂至於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安得不辨之

於早早者未動之初也未動則自清自明自安自止無體而發光至虛而用神臯陶之所謂兢兢業業孔子之所以發憤忘食顔子之所謂好學皆所以蒙養保護乎此而非思慮之所及也其次則不遠復又次則牽復亦危矣頻復大危亦聖賢之所誡不克頻復代日而放堅氷至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爻辭曰直本無虧欠聖人慮學者直心以往率意而行爲無忌憚之中庸故曰直其正也則不入於邪非直之外又有正也爻辭曰方本無虧欠聖人慮學者直方不合宜故曰方其義也明方非執方而合宜非執方之外又有義也直方正義皆發明此道之異名非有四者也聖人又慮學者雖欲直而未能直故教之以敬敬則心不放逸自直矣直者本心未始不直未始或曲惟起意故曲爾曰内曰外姑隨庸衆常情

言之方非直之外復有所謂方也直心之發與外物接應酬交錯其直不改故曰方也直心而達於外不爲事物所轉移應酬交錯變化云爲無非義者故曰義以方外學者固有道心清明既直内矣及乎應物不無轉移此猶爲德之未全故文言深明乎方外之義義者處事之名敬義立内外應酬交錯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斯爲盛德故曰德不孤直方大雖然義不可奪足以明方而義又有隨宜中節之理

此孔子所以發揮前言之所未盡伯夷柳下惠皆能直内方外矣能敬能義矣而於義之中節猶有未盡猶未爲盛德也猶未足以盡大人之至也此直此方此敬此義非由外鑠我也皆我之所固有不習而能不慮而知習而能慮而知者所行必疑阻終不通達所行不疑者如天地之變化雷霆交作風雨散施天地何疑之有吾亦何疑之有六通四闢變化皆妙疑起於意有意則有疑無意則無疑無疑之妙非言語

之所及非心思之所到或者不察往往以爲窮高極妙不可俄而至此不自知不自信者之所見不知聖人未嘗彊人之所無也聖言千萬皆以明人心之所自有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無成而代有終地道之常也事理甚明而有不安於此越位犯分者已私主之於中也大道甚明私意亂

之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天地一氣也一數也一道也言時泰通草木蕃蕪賢人在位及時否塞饑饉薦臻草木衰滅賢人在隱括囊不發凡此皆大易之變不可以為此事且姑避禍耳非易之道也事即道避禍即道其曰謹云者亦道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中以釋黄之義也慮斯義未明故又曰通理下者臣之正位下者臣之體正位居體皆所以釋裳惟其通理故能居體非通理自通理居體自居體也道心一而已矣道心无體姑立虛名曰美曰中亦皆虛名微起意則意有倚倚則偏非黄中矣微起意則意已動已在外非其中矣中心无他惟誠惟實非意自中自

正自卑自恭自有粹然溫然之容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自有黄裳之實矣夫然後爲美之至也作意則僞是故古之論禮者曰著誠去僞卑恭不出於中誠者終不足以致吉免咎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坤文言畧者前已詳餘可通也

楊氏易傳卷二